

醒世一斑錄

序

古稱三不朽立言居一大如聖經賢傳暨教萬世罔已次如諸子百家之說與經傳互相發明亦並稱不朽焉近世士君子鋭志科名者祗求文藝之工空談性理者未究精深之蘊即有漫淫卷軸採輯攷證

諸家風格俱學類哉於其言不朽實難言之吾友梅軒鄭君平生敦尚力挽近古學讀古詩一觧即志希實踐嘗語生人曰用力習何一非筆所應中無主宰則道在當前而不見雖明師益友剴切指陳自領悟亦難故先生口不引古人之言而身實佩

古人之訓善書五卷自名之曰一班錄示諸稚也然首言天地物理鬼神提要窮元入深出顯即格致之學也仙佛與楊墨同害闢之而人心歸正人道乃立即誠正之學也蓋人事一卷歸以造化自然非即以利為本之旨乎後以福命有定然即不知命之無以為君子

之旨乎經以情理中推究即君子時中未可與權之旨乎蓋先生所言皆括論孟學庸四子之精蘊更能闡古來未發之奇破人背誕之惑如天文泰西法而不信天主所居之名說地理窮此極而獨得旋繞之真詮物理通古今能綜乎著發紛紜而陰陽消長之

禨善焉鬼神隨氣運終悉於人體物而
妖孽禎祥之故顯焉後鮮高超特論中
正使先生以與者儒碩彥共相切劘之選語
此等何如耶使以展所學其殊至之才而必有
大過人者以至采摘豪貶鍵戶著書以補
前修家之訓故可知其志之所存已余作畫

友訂新文乃受而讀之反覆玩索因遂慫付
梓屬為醒世之資并書此以弁其簡端云
戊戌仲夏日同里弟顧恩拜撰
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仲冬蘭莊顧文標書

序

詩書亙古常存而義理人心皆具人能體其心之所知以契乎古昔之訓而亦而發明之推廣之此其人不必高譚道德可稱信命世之才也然不必讀破萬卷可自負互傳之目也即一人之士苟乎其所眞知者已著書立說亦足已雜持世道而所挽頹學敗非好學深思者

不足已語此榛軒鄭支少不由人師說
還尚其學未嘗有所師承雖乎居遇一
事必窮其原竟其委所諸既沒得辭至
殼其於事物之本末言惠乃與於胸中
醞釀久之不能自已著書一辨錄五卷
本天子五經之正義天精物致知之功
要有匡肯乃所未肆者其言天地本天
中生有祇己中旋一動天成世晦乃事

皆諸化自然與杜知天命以希賢聖
物理本末極於期陰陽相濟爲合德天
者律天道也方外爲儒釋但明慈悲一
念爲心體天峙緯於攄也苦鬼神之人
所難知之能窺嘖發幽以闡其精蘊天
定其焚學禎祥衷英天成一家言可以
守身可以警世蓋其學識實有大過人
者焉夫世之儒者執不讀古人書頗觀

亦善性者或拘於異學挾數任術者且
人於術定詰於羣情淆亂中獨能洞幽
明奧性理宗正學黜邪說優倍加者咸
遵坦蕩之塗則此書所係豈淺鮮哉邇
又以古來權量不同不繪其長不空言
尺度則幾等於天精數學推衍天盡不
斷其紛不漫言亘般則繁雜不莫究於
是益之以朋編并序及方藥是亦不爲

是相即爲是醫之意乎弟子以後自檢
所著尚多餘蘊又舉身之所經目之所
親記載之所可據自一徵一足推之大
濟九州之患尺可以廣見聞而昭鑒勸
者續而錄之以類肖書之詩略洋洋乎
大觀庶幾過邁而滿志矣杏李味嘗訪
寺於青玉山房爲言乃之人世執家則
格物以應萬事執變則窮命以定一心

詁則其旨後所錄讀之不可知其志周之所採天大品之統一不雜哉衆攘其大吉大旨潛爲之序云爾同邑段淋灌拜序

道光二十四年歲在甲辰孟秋段淋鼓書於青玉山房

題辭

不其先生著作十洽聞殫見精而該我欲效秦求趙璧何期青鳥御將來正襟危坐遂披讀雙眸陡豁出塵埃豹文何止一斑見拍案驚起絕疑猜太極兩儀生天地無極之前孰胚胎赤縣周環大瀛海揩陳歷歷包九垓渾沌無人亦無鬼神傳方外徒喧豗提綱挈領務民義三餘博物及黃熊嘆彼世人好怪誕齊諧等志供談詼司農淵博浩如海囊括眾說加刪裁先芬自誦家學遠廣羅逸事真恢恢繪圖述古奇且確不逐瓦釜同鳴雷猛思先生抱經濟萬目中澤鴻嗷哀手袖

一編獻當路大興水利祛荒災邇來萑苻肆封掠楚氛忽起
淩江隈智勇淪沉更難匹長纓竟縛厥渠魁遮莫雄才舊援
弄當鉛槧汲嗟鄒枚徑今閑門忘歲月掃禿千兔疲松煤古
稱立言垂不朽史家文苑齊三台試問庸庸守章句何如卓
卓成通材藏之名山焰萬丈珠光劍氣欣略向鸞閣詞臣會
編纂收拾稗史豈蘭臺書生自愧眼如豆拘墟管見從茲開
願抱春風侍几杖訪沸帶艸庭前栽
道光二十二年歲次癸卯夏六月世姪朱鄂任拜題

自序

我生以前歲月凡幾我無與也我生以後歲月凡幾我無與也我生於世僅一瞬耳何可不惜光陰然光陰之惜非僅耕鑿之能力誦習之克勤也當自有身心之要焉夫聖賢大道如平路履蹈爲難庸衆昏愚成錮疾鍼砭不易徒具人形倀倀而沒世曷足貴乎大凡生人善惡心爲之主心之職思人心繫焉道心繫焉義利之途判於是邪正之念分於是苟不慎所思則畢生之非經悖聖者多矣余也志好研窮而智無卓識半生留意祇愧徒勞惟自戊午歲後偶思不寐無以閑心因取日用間行之不著習矣不察之事物人情玩索其理覺夜靜之心較旦晝加清思之思之時有微會

迨書窗閒暇輒濡毫記之其意總期醒世而其說多出臆見違大衆同然之論而不慮人之譏評抒一己獨得之言而不避人之嘲笑積久漸多不忍捐棄分作五篇等之齊東野人之語不亦可乎則我姑妄言之人姑妄聽之曰天地者人所戴履者也故首之曰人事者人所當盡者也故次之曰物理者人所宜知者也復次之曰方外曰鬼神者人所易惑不可不力爲剖析者也故後之殿之竊思我生數十年矣嘗見失學之人食肉飲酒遊戲徵逐好行小慧務爲輕薄得意揚揚也而叩以眞知灼見則茫乎若迷閱數十寒暑其與草木同腐耳亦有資稟淸高不隨流俗曾觀書史自謝博綜而至理未及講求心多懊用卒至受人欺而不悟貽厥咎而

不知無他察識未精獨徃非正路也余成此一編不務取他書所載前人所道之陳說據而誇多惟即一己至微至陋之見聞著爲獨得豈不遺管中窺豹之譏哉因自名所錄曰一斑俾觀此書者諒余之志可耳

道光二年歲次壬午重九前三日鄭光祖自記時年四十有七

余才疎學淺乃欲於當世事物之繁人道之要議論短長固自知舉重而不量力矣然積半生之聞見探賾索隱著此一編儻得高明宏博之士開其茅塞牖其聰明將蕪詞俚句刪改而成雅馴之文何幸如之是不得不將原稿存而有待也惟慊稿中事理太畧爲增益之戊子孟夏之月也時年五十有三

智求其深而伺淺慮欲其遠而仍近余自愧殘年學無精進將前存稿重爲檢校覺不免草率且多缺畧乃於新秋之暇重爲修飾刪去者十之一增入者十之三再錄存之乙未仲秋之初也時年六十

聖賢之書務明道道者人所當爲之事也當爲之事而不爲何以爲人故人非下愚皆難自解免而可與爲善以云因果報應則卑之無甚高論矣雖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聖經載之然此亦言其理之當然耳後世乃採古來顯然之果報著感應篇等書刊行勸世而人終不克盡勸且不能必信者何也蓋援諸當世之人事其善惡果報不盡然也此編於聖賢之旨畧有微會或

可爲初學致知之助而於善惡之報亦多徵信又可爲勸世闡理之資立說介乎兩間亦期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而已余今年齒益衰心思日窒後必不能復有所得矣因又增人世所宜知之事於其末別之曰附編獨是才力短薄既限於天之所付見聞淺隘又限於學之未深必漫謂所言有當余不敢自信也姑錄而成帙以待卓識者評之戊戌季春又記時年六十有三

異學立說久已深入人心積習所成又且潛移人性余著此書冀與二三知己守正理由正路不至入於匪僻斯可矣乃屢經刪改而草率如故缺畧如故今於甲辰之冬再爲勘訂未逹者引伸之支離者裁抑之不足者增補之修飾既定正書與附編

大半重新雜述記余一生聞見又為移易增補更定遠方異域又採他人之聞見著為舟車所至一書從此年力衰邁不克復有所事矣歲次乙巳春刊成時年七十

一斑錄目錄

雜述七九十二條

雜述八九十條

琴川鄭光祖梅軒著

天地大略

凡人一生居天之下不知天之形體猶一生寄居人家不知其家何姓其主何名也人一生居地之上不知地之形勢猶一生託足人家不知其家田房多寡陰陽向背也可不究其故而顯以共證乎

天空於外地旋於中人居地上不知地之旋於中而謬謂天之旋於外猶坐舟中從窗隙外窺反認兩岸行動不知舟之載己而行也

以天地全勢論之有中外無上下蓋大地如球實空懸無着中即是下外則六面皆上也七曜（日月五星）因地之旋而隨之旋（行黃道與赤道斜絡）近地者隨地較速月最近地故每日隨旋十三度遠地者隨地漸遲日已遠地故每日隨旋一度恒星更遠故七十年隨旋一度譬以竹竿攪缸中之水使之旋愈中則旋愈速也

分周天作三百六十度人於地上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低一度南極起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反是以三百六十度而計其全知地球之周九萬里也以周求徑（周一徑三一八三零九八八）知地球之徑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有奇凡北極出地之度同則其地之晝夜長短與四時寒暑靡不同若南極出地之度與北極同則其地之

晝夜長短與四時寒暑相同而相反此日長彼日短此炎夏彼隆冬耳以大地而計其全朝暮晝夜循環於地上春秋冬夏剝復於兩間古今遞嬗而無窮也

天地原始

天地以前無天地也祇以一動而天地成陰凝於內而爲地陽空於外而結日地雖五行皆全其實不過水土兩物當其初尚未分山海其後歷年久遠天上之日月星辰定大地亦稍有變動大水盡歸赤道之下而成海洋而地下之山川河嶽亦漸定今觀層巖上尚有嵌空之溯石平地上尚留莫大之沙堆非當年大水衝成之實證乎卽塞外沙磧地勢已高在當年亦皆水底至開山而知

山石片片瓢井而見土性層層非大地始凝之遺跡乎石片本無
敧側其有敧側者歷年久而不動之物亦不能不動也若近海之
鄉土亦層層各異其中多銹鐵如指如豆則前此曾有滄桑之變
也

世界由來

有天地以來陽日照臨於外地球旋轉於內地球之面萬物化生
始生蟲魚繼化鳥獸生化既衆於是生人各土各生其人而成各
國迨人事旣盛定人倫興禮樂語言各異文字各異風俗各異久
之或因寇賊兇殘戰爭夷滅一小劫也又久之或更因水旱饑荒
厲疫災害至各土胥空一巨劫也自後各土又各生人語言文字

風俗一切各與前異初不知其地前曾有人亦不知其地後尚有劫又焉能知劫後再成人世如是歷百千萬變以迄於今成今日久安長治之世界凡食毛踐土者皆得常享太平之福矣

中國

大地周環九萬里亦分作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以上合乎天北極之下至南極之下一百八十度其腰兩極相去各九十度爲赤道之下東西一綫周環其下北來二十度進中國又北二十度至邊外此二十度中自東亘西數萬里爲中國與高麗日本及西藏回疆大小西洋等國物產繁華人材俊傑皆因地勢居中寒暑相稱也而中國獨生聖人建中立極以昭文物聲明之盛何也蓋大地有中

國如人之有面焉天文書列宿之分野多屬中國或不誣與

外夷

大地周環九萬里中國東界高麗東洋有琉球三十六島日本七十二島南洋有呂宋蘇祿諸國西南界交趾即安南暹羅緬甸諸國外聯小西洋之國遂多其名西界西藏西北出嘉峪關三千里烏魯木齊又千餘里伊犁其外為布魯特哈薩克安集延等國直聯大西洋在俄羅斯土爾扈特之西伊犁之南為回疆和闐葉爾羌諸城在星宿海之西西藏之西北其外為巴達克山克什米爾等地外聯小西洋西域聞見稱溫都斯坦者是也若長城以北為蒙古四十八旗之土地南北千餘里畜牧多田苗已少再北喀爾喀地多大漠專恃水草為畜牧南北亦千餘里其地之民無屋廬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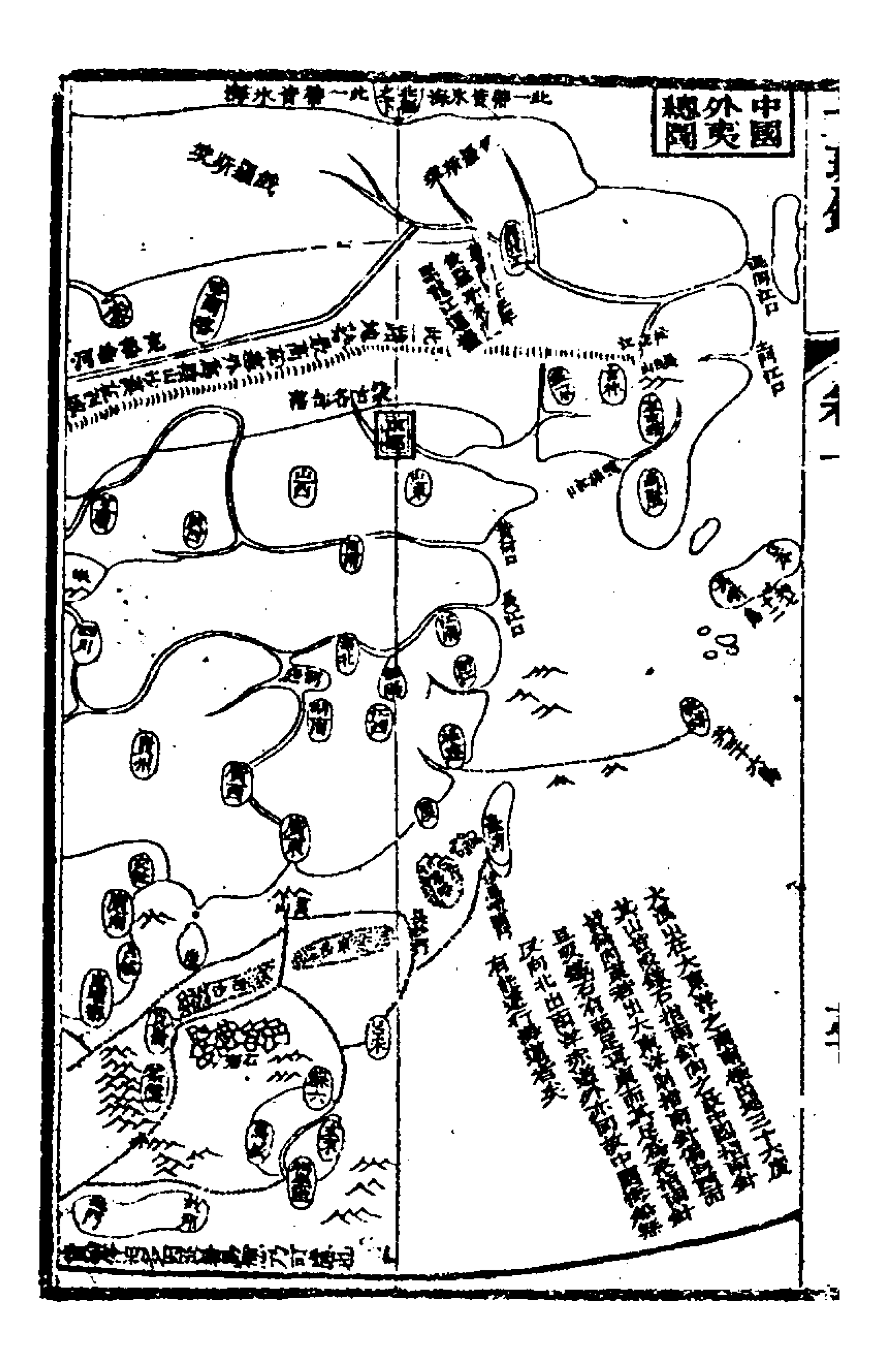
氊帳逐水草無土著地皆沙磧間有山溪與水澤樹木絕少非必不可種植殆牛羊牧之地也若其間全無水草一片黃沙者謂之大漠或數十里及百餘里與瘠土錯雜重以寒暑交戀眞不堪投足之地矣嘉峪關外亦有數站若是土人名爲戈壁此係地脊天生苦寒以限西北亦如江河之爲天塹也若過地脊溪河大小盡向彼地流行又北至俄羅斯土地較優南北二三千里東西橫亘萬餘里其國西北鄰控噶爾外聯大西洋直北近北極之下其下二十度以內地皆冰海人莫能至　南洋廣東崖州之外有長沙與石塘重疊如衞其外海道渺茫尚有噶喇吧馬辰地問等國已漸近赤道之下其遠出赤道之南盡屬空洋卽有荒島人跡不到惟大西洋船有至大浪山者大浪山在東南赤道

之南其地南極出地三十五度距京師一百五度計程約二萬七千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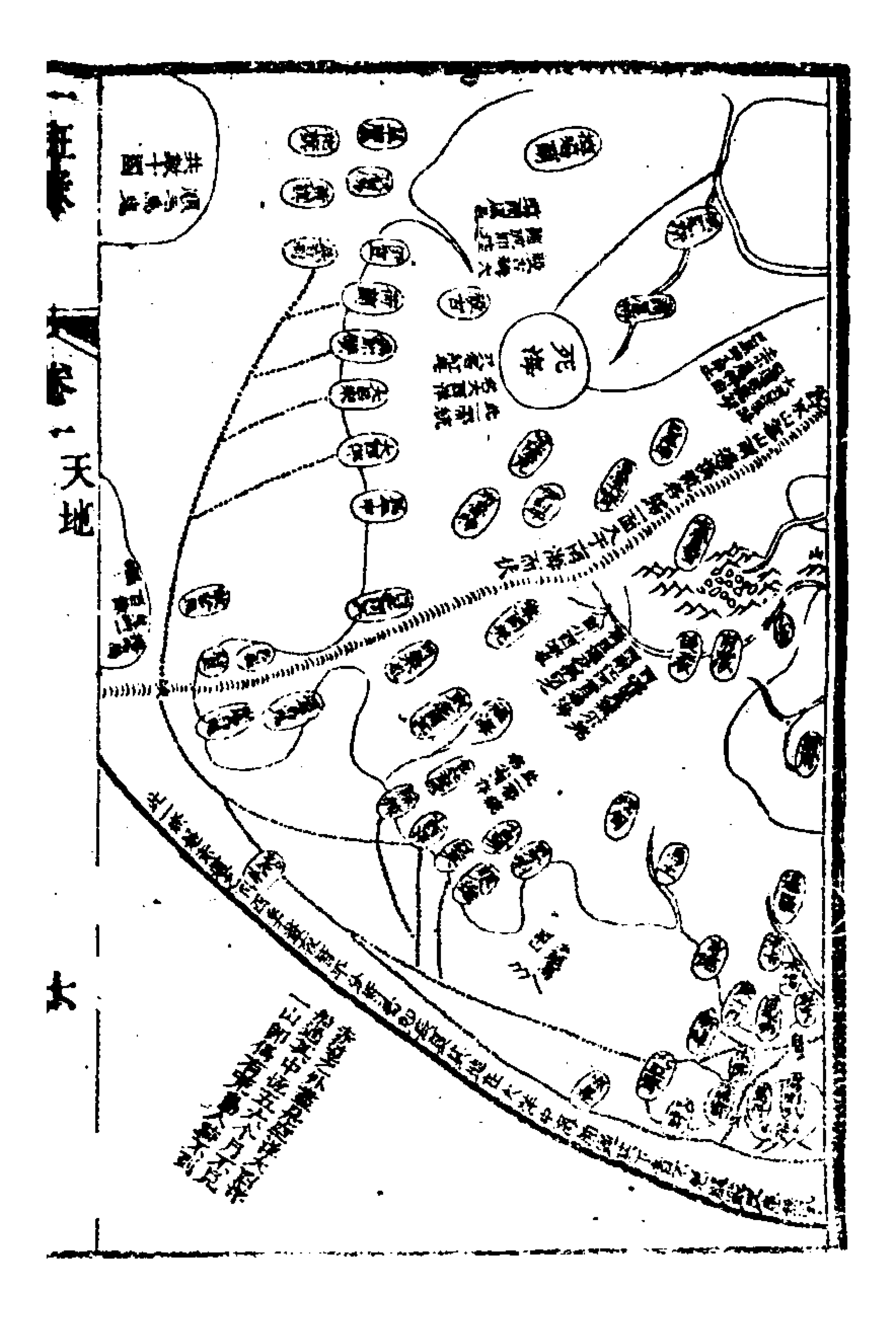
大西洋船來中國直南八十度出赤道之外見大浪山乃折而北入廣東計程十餘萬里在空洋中往往六七個月不見一山近五六十年則有峽路可通不必遠出赤道之外矣惟由峽路來東土風水皆順三月可到若由東土回西國風水皆逆必遲至五月乃到此何以故蓋因大地之面自西旋東故大西洋來去其順逆難易如此若人於千里百里中東西來去實亦有順逆難易之別特所差較微人不察耳　中國行海程計更數每更約六十里投木柹於水人循舟旁疾趨隨之其速同日合更一晝夜行十更柹先於人曰過更則行較速人先於柹曰不及更則行較遲洋中必望

山島爲識認若無山島計程未免約略所恃指南鍼卽羅經紅鍼實向大浪山在中國京師則紅鍼偏東五度四十分各省各不同若在大洋行遠紅鍼竟不足恃故中國海船未有能出赤道外者若大西洋海船精識天上度數正南方以日東出西入定之卽無山島識認廣行空洋亦無差悞故能遠出赤道之外

明時大西洋人利瑪竇龐迪我熊三拔等先後至皆稱歐羅巴意大里雅諸國人其地距京師東西相去九十九度半日在天行三時二刻八分地上約程二萬里陸路亦可通須假道土爾扈特俄羅斯經巴里坤入嘉峪關若由海道盤轉卽有峽路可通計程亦必六七萬里



中國外夷總圖
此一帶皆冰海
山西


死海

北極出地 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六十分每分六十秒

寍古塔	四十四度四十六分	偏東十三度三十五分
琉球	二十六度二分	偏東十一度三十分
黑龍江	五十度一分	偏東十度五十八分
朝鮮	三十七度三十九分	偏東十度三十分
盛京奉天府	四十一度五十一分	偏東七度十五分
江蘇蘇州府	三十度五十分	偏東四度
浙江杭州府	三十度十八分	偏東三度四十一分
福建福州府	二十六度二分	偏東二度五十九分
江南江寍府	三十二度四分	偏東二度十八分

福建臺灣府　二十二度　偏東二度

山東濟南府　三十六度四十五分偏東四十分

安徽安慶府　三十度三十七分　偏東三十四分

京都順天府　三十九度五十五分定東西中線

江西南昌府　二十八度三十七分偏西三十七分

直隸保定府　三十八度五十分　偏西一度十分

河南開封府　三十四度五十二分偏西一度五十六分

湖北武昌府　三十度三十四分　偏西二度十七分

廣東廣州府　二十三度十分　偏西三度三十三分

湖南長沙府　二十八度十三分　偏西三度四十二分

山西太原府	三十七度五十四分	偏西三度五十八分
廣西桂林府	二十五度十三分	偏西六度十五分
陝西西安府	三十四度十六分	偏西七度三十四分
廣東崖州	十九度	偏西八分
貴州貴陽府	二十六度三十分	偏西九度五十三分
越南	二十二度十八分	偏西十度
四川成都府	三十度四十一分	偏西十二度十六分
甘肅蘭州府	三十六度八分	偏西十二度三十六分
雲南雲南府	二十五度六分	偏西十三度三十七分
黃河源	三十四度四十分	偏西十九度二分

哈密　四十二度五十三分偏西二十二度三十二分

巴里坤　四十三度三十九分偏西二十三度

烏魯木齊　四十三度二十七分偏西二十七度五十六分

庫車　四十一度三十七分偏西三十三度三十二分

伊犂　四十三度五十六分偏西三十四度二十分

和闐　三十七度　偏西三十五度五十二分

烏什　四十一度六分　偏西三十八度二十七分

安集延　三十七度　偏西四十度

葉爾羌　三十八度十九分　偏西四十度十分

喀什噶爾　三十九度二十五分偏西四十二度二十五分

布魯特　四十一度　偏西四十四度

右北極出地與偏東偏西各度數錄一一備查

自順天直北六千二百里其地在俄羅斯夏至日子時不晦（日落不入地即環上）冬至日午時不明（日起未出地即環下）再北六千里則北極在頭頂日行橫環春分至秋分半年常晝秋分至春分半年常夜其地在俄羅斯以北為冰海人不能到　自崖州直南五千里即赤道下南北兩極皆平地四季晝夜長短皆平分其地在大洋中汪洋浩渺過此則南極出地矣

節氣

日在天為地帶轉一（每日一度）其所行為黃道（與赤道斜絡）行至黃道極北（去赤

道二十二度半爲夏至行至黃道極南去赤道二十二度半爲冬至行至黃道與赤道交處爲春分秋分其餘按配一年爲二十四個節氣每個節氣一交則天下所同豈有此遲彼早之別然同一節氣之交東土日已過午而未西土日尙未午而已故東方稱遲西方稱早今就各地節氣時刻之差錄於後以考東西相去之數一日十二時每時八刻每刻十五分

塔什干在新疆爲中國極西地　葉爾羌比搭什干已遲二刻　伊犁又遲一刻九分

烏魯木齊又一刻十分　哈密又一刻七分　雲南又二刻六分

甘肅又四分　四川又一分　貴州越南又九分

陝西又十分　廣西又五分　山西又九分

湖南又一分　廣東又一分　湖北又五分

河南又一分　江西又六分　順天又二分

山東安徽又三分　江蘇又六分　福建又三分

浙江又三分　奉天又十四分　吉林朝鮮又十三分

黑龍江又二分　琉球又二分　三姓又三分

右自塔什干起至三姓止其遲二時三分合周天六十度赤道下東西相去每度二百五十里中國在赤道北每度以次漸狹東西相去一萬二千里

中國惟崖州夏至日午正日在頭頂偏北三度其餘各地在春分以後秋分以前日出沒雖皆偏北而午必偏南

日月星

日爲火陽也諸星與月同質皆陰也以所主言日主氣運五星日

緯星主人事恆星二十八宿曰經星主萬物月主萬物之精

日月五星名七政日所行爲黃道月與五星之行皆循黃道惟月出入黃道五度五星更出入黃道十二度而已但日行黃道在夏至時最高去地較遠在冬至時最低去地較近月星隨之故七政所行皆不與地同心而其距地各有高低之不同其最高最低之數皆以地心至地面半徑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四里稍弱準之

日距地爲地半徑者最高一千一百八十二最低一千一百二每歲十二月計三百五十四五日而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一周天故積而生閏

月距地爲地半徑者最高五十八最低五十二月行二十七日有

奇一周天二十九日有奇與日會爲一月
填星屬土距地爲地半徑者最高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二最低九
千一百七十五二十八歲以成數言下同一周天
歲星屬木距地爲地半徑者最高六千一百九十最低五千九百
十九十二歲一周天
熒惑星屬火距地爲地半徑者最高二千九百九十八最低二百
二十二二歲一周天
太白星屬金距地爲地半徑者最高一千九百八十五最低三百
隨日而行一歲一周天此星在西曰長庚在東曰啓明即曉星也
辰星屬水距地爲地半徑者最高一千六百五十九最低六百二

十五亦隨日行一歲一周天

右七政皆隨地轉而行黃道五星忽順行忽逆行自成小圈以行黃道

日行不循赤道而循黃道者爲作一往一復之勢定四時而成世界也乃其所行黃道又夏高冬低而不與地同心何也蓋地運盛於赤道以北爲大地之正面若赤道以南是大地之反面日過赤道以北因正面地運之盛則激而加高爲日來加入春分至秋分一百八十七日秋分至春分祇一百七十八日月與五星皆不與地同心亦可推也

日球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日徑十五萬七千里

月球小於地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月徑八千五百里
土星大於地九十倍又八分之一徑十二萬九千里
木星大於地九十四倍半徑十三萬八百里
火星大於地半倍徑三萬二千九百里
金星小於地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徑八千七百里
水星小於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徑二千二百里
恆星高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里其隨地甚
遲與日有歲差每歲東行五十一秒自唐堯至今已差六十度周
天除微細小星其數難計外其餘可測之星分六等
第一等大於地一百六倍又六分之一其星一十有六

第二等大於地八十九倍又八分之一其星六十有八
第三等大於地七十一倍又三分之一其星二百有八
第四等大於地五十三倍又十二分之十一其星五百一十有二
第五等大於地三十五倍又八分之一其星三百四十有二
第六等大於地一十七倍又十分之一其星七百三十有二
右恆星六等共計一千八百七十八此皆南懷仁所測他書可核姑照錄之
遠鏡窺日見日面有黑點大小多寡不一相爲隱顯接續行於日面前點出後點入十四日方周此知日是火黑點是燈花生定日上行於日面乃日輪自轉也　遠鏡窺月見月體多凹凸之形
日月大小懸殊而日遠月近人自地上望之其大略同日月在天約並居半

度何也蓋天地配定二曜以主地上陰陽非偶然也

彗星之體通明如玻璃水晶故能借日之光於其背日一面發光如彗低於日則見長高於日則見短再高則其星隱　客星非常之星也孛星光四出亦皆低而見高而隱

景星明宣德八年閏八月景星青黃赤各一見西北方大如椀聚半月形

大星東昇三晦三明在天大小諸星閃爍不定皆爲地氣薰蒸也

二十八宿

赤道周環分三百六十度二十八宿環列周遭各居度數人仰瞻天象自西至東計之明巳先參而後觜今仍先觜而後參恆星自有動移

照道光九年七政四餘萬年書所定各度數並錄於左

箕八度五十五分　斗二十二度五十三分

牛七度四十分　女十一度四十八分

虛九度五十八分　危二十度七分

室十五度四十分　壁十三度十六分

奎十一度三十二分　婁十二度五十八分

胃十二度三十八分　昴九度二分

畢十五度十五分　觜五十九分

參十度三十六分　井三十度二十七分

鬼四度三十四分　柳十六度五十九分

星八度二十六分　張十八度三分

翼十六度五十九分　軫十三度五分

角十度四十分　亢十度三十六分

氐十七度五十一分　房四度五十一分

心八度十四分　尾十五度十二分

附周天十二宮列宿自東而西過宮數

斗二十二度十四分入子　箕一度六分入丑

氐十七度十六分入寅　角八度三十二分入卯

翼八度三十四分入辰　星五度五分入巳

井二十七度五分入午　參七度四十二分入未

昴二度五十六分入申　　奎九度五十分入酉

室八度五十分入戌　　虛六度五十九分入亥

本朝順治元年甲申去陶唐元載甲辰計四千一年此可信中天之景運重開也陶唐元載冬至日在虛八度順治元年冬至日在箕三度今道光九年冬至日在箕初度其歲差以黃道之極爲樞又如北極中舊有一小星今此小星已漸移去極三度觜星唐時在參前三度元在參前五分及明已入參宿今仍退至參前其所行亦如五星之自爲小圈亦並以黃道之極爲樞蓋黃道與赤道斜絡日月衆星雖隨地轉而必循黃道月成朔望日成冬夏星成今古胥本於是

流星

一切大小流星非星也天上諸星皆定分位即微細小星古今雖有增減從不流墮其流墮者乃近地一氣中化出其光如星或有聲或無聲高低無一定或散落如雨休咎皆不易測

古來大臣薨逝每有大星下墮武鄉侯大星先已落前軍是已偶閱宋明紀事云宋仁宗時王曾薨前一夕有大星墮地神宗時韓琦卒前一夕有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明憲宗成化八年正月尚書魏驥年九十八卒前一夕有大星隕其鄰庭中若遍稽史冊正不知凡幾也

居常薄暮每多如月如燈之光從空墮下高遠皆不過一二里色

紅者俗謂之火殃白者謂之災殃均不可信其墮不皆到地間有著屋到地或再飛起或盤旋而滅雖不皆應驗均主非吉

日月交食

日食月遮日也日當最高之時其形較小月當最低之時其形較大此時適食則明盡遮而星斗皆見不然則否

日月高低相去甚遠日高於月二十倍京師日食四分閩廣可以食既故日食南北各地所見不同東西各地爲時不同

月食地球遮日之光也月借日光而明光被地遮則食照南懷仁所推日月五星大小計之則日徑十五萬七千里地徑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日光過地三百五十五萬里而地影絕月之所經

地影應尙有二萬餘里之徑以八千餘里之月入此地影故易於食旣然明史又曰月體之大作十五分則暗虛即地影之大作二十六分月體全入暗虛而晦又行過十二分而生明則必無差有時月入暗虛而形未全晦者借大星之光也惟月食所見之處皆同故地東西相差可以此定之

日月將至地平爲地氣所暈雖已入地平望之仍在地上故月食適在出没之時日月東西竝見而已蝕食不知者疑其食非關地影遮隔　星與月同質明亦借日之光而不食者星高遠在地影已絶之外也於時地影相映而星光較微亦可證已

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敬天之怒也古之時見二曜忽虧卽肅然知

權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後世謂讁見於天似不必然蓋月遮日而日蝕地影遮日光而月食在日月初無所傷今雖溯千載以上推千載以下並可周知兩曜運行理有一定前代歷法未精故有當蝕不蝕自明利瑪竇來中國永無前弊則日月之蝕應不可目爲天變而救護之典何延姑從儆戒以昭愼重也

中土歷法自古已有究未知大地空懸六面皆上自大西洋利瑪竇等先後迭至辨而明之并測北極出地節氣時刻日月諸星大小高低其法精矣余撮其大要錄之以備考訂至諸人不謂地之旋於中而謂天之旋於外則不敢知且分天爲十二重以最上一重爲天主上帝所居之處亦不敢知又旣以爲地球

不動於內第十二重天不動於外卻以爲其間各重天或自東旋西或自西旋東尤不敢知又以爲日月五星之麗諸天如木節在板諸天自內及外如葱白層層包裹然日與金水火三星彼此上下無一定此四重天何以忽內忽外錯雜竝行則愈不敢知余學淺未敢輕辯姑俟質之高明

雲雨雷電風雹霜雪霧露虹蜺

雲乃水氣雖騰起如煙實皆星星屑屑之水粒神龍攝取地氣上蒸皆此若起自海洋鹹味不隨而上

余在滇黔日見山川出雲無足異一日見薄雲上驟殷殷雷聲連掛赤火下擊山巔則黑雲迅起須臾天地爲晦卽起狂風雲皆隨

風而去此實雲陣之與也可知龍與雷皆能興起雲陣冬月龍雷
並蟄故無雲陣余嘗歇轎雪地見煙雲從雪地蒸蒸然起轎幔衣
帽均爲之潤又偶過山腰陟山頂適遇煙雲拼山倒海或下大澤
或過高峯衣轎亦潤又偶歇山店雨至簷溜滔滔及上山一二里
卽晴日當天回首山下依然雲翳雨未已也
空中溼氣勝則薄霧過頂卽致傾盆燥氣勝雖雲陣濃密亦無甚
雨蓋雨雖藉端於雲實非雲獨致之也
雲向空盡形散而氣猶存與江海上蒸之氣皆溼氣也日落光收
溼氣降而爲露寒卽凝而成霜晦庵朱子謂高山之上無霜露未
知確否

雹皆龍挾而來勢倍猛於尋常之雲陣春夏天氣下降地面則熱三霄則冷龍挾風雲雷雨疾驅於至高之處水氣自結冰塊俗傳龍攝於冰山冰坑則齊東語也若冬日之雪成於低處

雷以聲言電以光言實一物也天地陰陽之氣沛乎空中與雲氣相磅礴雷神乘發揚之氣泄其機不皆有所著也若著草木則焦折著屋宇則摧崩著人畜則傷死嘗聞某處某人昧良死於雷號捧砒霜云云及探其實盡屬子虛有奧爲雷斃者厥罪亦不白然人至顯受天誅鬼神諒無佚罰聖人亦神道設教可以記惡垂戒莫輕謂天道遠人道邇也

雷聲所聞遠不出十里易曰震驚百里不僅謂一聲雷也若鍾砲

之聲値風順而微夜靜而晴實可聞於百里

雷有斧有楔有壘人不易得然實有之

霧似雲非雲陰氣也火鎗可以打散

五色彩雲盡是日光烘染雲乃水氣非有色也

虹乃日光照雲雨之氣對面成彩色一彎或重彎或交彎以雲雨之氣偏左偏右又重壘也兩脚到地襯白牆紅綠可觀若行近跡之則又漸移而遠實無物也故人背日向牆隈噴水則水花中亦有彩虹一道　月光所照對面或偶有白虹若日爲白氣所貫非虹也或兩脚到地或在天圍轉如環此偶然變異也

風乃氣之流行東南風則暖西北風則寒陰陽有順逆也大海之

中颶颶驟發長江之上神暴忽至舟艦遇之檣傾檝摧此天地之厲氣鬼神若有意助水使險爲江海之災

地上氣悶則起旋風卽羊角風也主旱

滇省冬春多大風民舍準用筩瓦凡烈風過屋上多不入戶室中燈燭安然也又大理府洱海之風朝從東至暮轉西來四時不爽舟帆便之

龍乃神物風雲從之虎不過猛獸人猶能制而風亦從之可知物具非常之質負猛鷙之氣卽足以變氣化動鬼神故古來有命在天者鬼神卽顯爲之助昆陽之戰靖難之兵非皆因風致勝乎

凡山洞深無底者其始爲地水外通之竅後則爲地氣外通之竅

類有地風吹出如貴州大風洞其風之出冬暖夏涼勢亦不小西域闢展東北有風穴每風之出必掀山飛石爲行旅患越日又吸氣入內非大地呼吸之竅乎

寒暑隨日

日光所照萬里無私而寒暑不同處處各別是寒暑亦因乎地然其冬夏之寒暑不同則隨乎日也

赤道之下一歲日兩過天頂四季皆如夏晝夜皆平分舟過其下不患颶颶患無風在船貨物久停因暑易燬乃可慮也自赤道以北以南同遂漸有夏暑冬寒之異在閩廣猶不大異至江南則冬有嚴寒夏有溽暑北地則冬寒較甚夏暑僅午未申三時早暮必涼

長城以北冬寒更甚夏秋亦有驕陽而早暮涼甚夜半如冬再北則暑漸減寒愈增北極下冰結不解半年晝夜人莫能到

南夷之地極暑三夏烈日所曬山石流汁名猛火油其油然火得水愈熾三邊極寒冬月曉開城門鐵鎖沍寒著人肌膚立損不知者悞以手探則皮皆被揭如受炮烙一則暑之極一則寒之極

在雲貴天時略同閩廣夏無大暑冬無大寒四季晴明則煖陰雨必寒蘇東坡在廣有詩曰四時俱是夏一雨便成秋是也然高山之上必冬寒夏涼下濕溪邊必夏暑冬煖有數十里之隔而天時大異者

新疆地勢亦北地氣多寒而黃河源火燄山相近亦溽暑非常

潮汐隨月

月主萬物之精水地之精也故潮汐隨月

潮起於大洋赤道之下赤道以南與以北同近赤道之處其勢猶小故呂宋等國潮高不過二三尺遠赤道之處其勢漸大故中國潮高逾丈然各省海外皆有沙島攔阻惟浙江當東南大洋潮來之衝外無攔阻而江底又甚淺故潮至激成高浪也

以一歲論夏潮每早於冬潮爲夏日在赤道以北月與日會必隨而北故赤道以北之地夏潮較早於冬潮　以一日夜論潮汐兩至水爲陰物故從耦也汐必較大於潮陰易夜長也故海邊潮溢內地水生均於夜爲易

瓊海地勢四僻潮至盤曲每月大汛潮已較小他地小汛竟有數日無潮　洋中島國有日至四潮者爲島門分隔一潮之至先從左門入旋從右門入也

今以中土月朔第一潮著明東南各地潮到之候

子到福州　卯到普陀　辰到鎮海　巳到寧波

巳到橫浦　午到錢塘

辰到寶山　巳到上海　午到福山　申到常熟　未到江陰

酉到鎮江　亥到金陵

潮汐上下乃隨月自東遞禪而西不可拘一處海港之長落而以槖籥呼吸喻惟此乃大地自然之理故其所到則內江之水實與

應和嘗觀焦山門水流迅疾其高低豈止尋丈乃潮汐上湧則水平焦山門至海尚遠數百里水應尚有高低乃余處海濱習見潮汐其最高亦不到一丈何故上游反見其甚若金陵在焦山上流幾二百里且江分小港以入又屈曲入城在城又屈曲十七八里而至盡處其水因潮長落無片刻停也

黃河

河源星宿海在新疆烏魯木齊南一千里受回疆冰雪諸山之水匯於一處沮洳千里土人以魚為糧中有大湖曰札陵周二百餘里曰鄂陵周三百餘里眾水歸之四面皆山不通別地自鄂陵流出即黃河也復多受兩旁諸水曲折成渠川以入中國其在甘肅

居民大需其利及北出邊外復南入中國倚兩山夾水及至潼關又轉而東經河南以歷江南則爲患莫甚蓋水擁沙行沙澄而水淺溢決堪虞則加高隄岸岁之久而河底反高於平地故治之無良策也　河沙推入海中日無已時自古至今亦已多矣今河口海中淤淺之地極廣名五條沙西洋船畏其淺不敢近一方倚爲金湯日後積淤必成沃土

淮河

淮源桐柏山歷二千里入洪澤湖皆在黃河之南至淸江浦與黃河合流四十里仍分兩河入海則淮水淸者反歸於北黃水渾者轉在於南此天地特示其奇非人力所能致

梁武帝築淮堰塞淮水北灌魏地其堰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今鳳陽府長九里高二十丈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楊柳列軍壘於其上可云堅且壯矣或諫曰四瀆天地所以節宣其氣未可久塞不聽四月堰成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沿淮城戍民居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所傷倍蓰所克人事違天至於如是當知不僅淮堰爲然也

長江

江源在河源西南千里外會回疆外東冰雪諸山之水東南過西藏經番地於岷山進中國受全川及滇黔諸水出巫峽經湖廣江西江南又會三省之水以入海與黃河橫亘南北爲中土兩大限

江水亦推沙不若黃河之甚沙亦不停而淺故無氾決之患

江自宜昌府城西平地在溯流三十里入山以上數千里皆兩山夾水雖會百川之流支分派別均是兩山夾水其中惟成都府至敘州府一片沃野向稱千里爲平地耳若自宜昌府順流而東直至江南出海數千里盡是平地處處安瀾無築隄防溢之慮惟荆州府城外三里有大鎮曰沙壂臨江前者岸坍不止壂屋水齧段段鎮以鐵犀江勢西來至此一曲稍折而南江中漲一洲南岸近長三十里蘆葦滿之當地有富豪金姓擅其利遂歸咎於金人亾家破近危疑之地而射利者宜鑒此

錢塘江

錢塘江會浙江（江自西來近省城急折向北而東故名浙江）全省之水以入於海潮來東南海中至海鹽州地界江闊二十餘里北岸有尖山攔出（在海鹽城東南五十里）潮被鎖束而入江底已淺十二里過孫轉廟江底更淺（潮落淺不盈尺）遂起白浪逐漸推入一時三刻過杭州府城至六和塔計程一百六十里而白浪平（上流江漸深也）從來論潮者均不知白浪因淺而起則千言萬語盡屬浮詞矣　潮小大相差自二三尺至一丈五六尺雖汛有大小亦因風之順逆時之水旱無一定也隨潮上下皆底淺之舟海船不能入故皆聚於椗浦　錢塘江北岸自仁和海寧海鹽椗浦數百里並築石塘以扞潮溢其費不貲

黃浦

海口各港地自爲主本有者人不能使之塞本無者人爲開濬不能永久不塞長江以南錢塘江以北惟黃浦一港是太湖之水出海尾閭槎浦亦有小港從海入內終不可通而黃浦受太湖大水必由上海寶山以入於海豈非地自爲主之明證乎

海洋

海爲衆水所歸故稱歸墟衆水皆淡或不能無鹹若大洋之中水鹹且澀而甚澄清水深二十托視之其色月白三十托色轉藍四十托色油綠五十托色轉黑六十托則黑如墨矣實則水不自有色深與淺成其色也內洋外洋之隔中有分水洋一路往琉球所過望之如白虹然是海底有沙兩凸起一條故水色如之紅水是近岸

泥土所混而成非下有物映　糠洋茴洋皆水底沙沫泛結而成常經巨浪不飄別處者地氣攝之也　大地渾圓凡江河湖海之水皆隨地圓轉大洋浩蕩勢若中高職此故也

落漈

落漈是海洋之水入地非一處也明鄭和奉使至淛山國知西洋有落漈日本東去水向東流知東洋有落漈就其近者言之在臺灣西南五百里去南灣水程七更有一沙島名南灣氣吸四面海水以入沙中并入地腹海船悮入不能出毒水洋近澎湖又名黑水洋波流迅駛而南瀉亦歸於此

地活物也非塊然者也人知地有五嶽四瀆發形於外抑知有脈

絡縱横流行於内地徑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土爲肉而石爲骨水火氣三者藴含默運於其中火如灰中藏伏爔炭然偶於數處決其機則峨山火井見之矣氣如脬容瓠孚然偶於數處決其機則風穴風洞泄之矣水如長江大河然偶於數處決其機則江淮河漢源之矣江淮河漢終古流入於海源不竭而海不溢者有落漈爲之關鍵也落漈吞海洋之水以入地腹盤旋腹中亦如江淮河漢分百千萬絡區畝涉別清濁散伏各土源百泉而潤地脈循環於無窮焉

伊犂河西行七百里全入沙中而伏星宿海黄水向東亦入沙而伏隔重山復出郎在中土濟水伏流忽於阿城見其端郎爲阿井

其餘溪澗流行多源泉亦多水伏是皆陸地之落深也

冰山雪山

北極下有古今不化之冰中土邊省亦有古今不化之雪嘉峪關外冰山雪山爲尤甚其向西南一路或起或伏蜿蜒數千里經回疆遠服以達南海其向東北一路接大漠經喀爾喀徑向東直達長白諸山其於地猶魚之有背脊也兩邊水澤流行各歸一面彼此無可通之勢地爲陰氣所聚故冰雪常凝而中產雪蓮雪雞雪蛆等物其性則熱此見陰極陽生

燄山火井

西域土魯番冬無祁寒夏極炎熱火繖當天炎風匝地東南沙山

絕無草木名火燄山三夏及秋如烘爐熾炭周百餘里中皆飛灰投物入之立刻灰燼擲以石煙燄暴起良久乃定人不能近其上飛鳥亦不敢過地近河源而河源山巖多洞夏秋夜來望之巖洞點點如星皆火也亦孱暑非常冬無霜雪而火則彼此皆伏惟南洋噶喇吧火燄山煙火薰天冬夏不息

四川東南各屬類有火井卭州犍爲縣等處尤甚以大鋼條舂地成井口大僅如甕盎而深至數十百丈下有氣上騰點以火炬甚大有硫氣以竹通節埋地分五路排五竈燒鹽當地藉以代煤十抵四五其地鹽井有滷而無火火井至深下或有滷亦可兩用火汛有大小等海潮小汛汛力微炬存一息僅供路人乞火或戲以豬

脬㨂竹管受其氣縛令不洩擕往他方以鍼刺脬迫使氣出點火如放銀花然　滇省阿迷路上石壁有穴路人以煙筒伸入吸之得火石壁刊有碑記

天地元機

大地空懸無著六面皆空六面皆上也卽六面皆天也無物之處謂之空空者氣所貯也不空之處皆是物物者氣所凝而成之者也氣本乎日日者氣所主也地之面陰陽交會而生氣成萬物爲氣鼓舞以生以殺以盛以衰若五百里之上生氣盡而無雲千里之上生氣遠而無風再上而至月天再上而至日與五星天再上而至恆星天再上而日光漸遠再上而日光漸微再上而日光竟

絕昏暗如深夜不獨萬物皆無也因無氣亦無空蓋物爲氣所凝空爲氣所貯日光不到尙有氣與物乎細求其故方知天地祇以一動而成原是無中生有再爲思索其所窮盡竟不可得是夜夢一道人告余曰子欲知天地之至理乎夫天地一幻相也人生其間一夢境也余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河嶽事事皆眞何得云幻人之身有視聽言動人之事有子臣弟友亦事事皆眞何嘗是夢道人曰人當入夢亦以夢境爲眞迨醒而知其爲幻也吾與子同生天地間但以一切爲眞不知一切是幻是同在天地大夢之中而未醒也夫天之內一個有字天之外一個無字就天之內論其所有之物皆爲眞有合天之外論則所有之物皆屬虛無洩

其機曰幻相所以釋存而不論之疑也正其名曰夢境所以醒大衆同然之寐也予何疑焉余曰道人既有是說應必有據不然恐無異一死生之爲虛誕齊彭殤之爲妄作也道人大笑笑余無知曰子以是言爲無據是亦未嘗無據也子但思天地之間凡物小有盡而大無盡大極於天矣天之外於何窮盡大無窮盡此非天地之所以爲幻相乎余欲置辯不得其詞忽然甦醒方知是夢奇哉怪哉不禁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敘鑿而莫我知也後輾轉思之不得不嗔是夢之妄定論以天地爲真形然卻無以解大無窮盡之故姑俟淵博者參之

一斑錄卷二人事

琴川鄭光祖梅軒著

造化有自然之至理

天地閒萬物竝育萬事竝行極錯綜參伍之變其理皆出造化之自然知其理而順之則吉不知其理役私智以鑿之則凶生人動作云爲皆在造化之中雖人事有當盡之處而亦有必當聽其自然之處曠觀宇宙之大人物之衆其閒至理所寓何一非天機之洋溢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無可形容證之微物故余也嘗觀飛蟲之化育喻人體之元機覘野鳥之神奇得人爲之妙蘊

夏月飛蟲莫不各具精微之理今即蟬一物言之以土中所出之蟲即知向樹木所在緣而上其蛻也初似艱難終必羽化此本造化之自然也人若見其難而助之使速則適以害之由是推之人事有當聽之造化者必須任其自然也

牝獸生子竝不見難婦人生子每多難產何也蓋獸無私智純任乎天能合自然之理人則飢飽勞逸喜怒動止多失其天以向失其天之氣體又或嗜欲甚於胎前智計私於臨產於是顚倒橫生一切之事變生矣世刊達生編雖不足重然反覆告誡總期毋欲速毋勉強聽其自然則此書向知至理也

生下嬰孩切不可信俗論務去其口中惡血兒在母腹飲母血久矣所留在口不足云

惡尤不可於乳哺時先將大黃黃連等藥汁滴兒口使食盡赤子渾然元氣竝無胎毒得產母護持長養純是天機一爲穿鑿便失自然或且因此悞事弊實同於助蟬蛻殼也

人生必出痘一次輕重雖不齊而數十人中必有數人以痘殤若種而出者百難損一如是而云痘不必種其誰聽之不知自出實造化至理種出則不無矯強兒命不辰縱暫免於痘終難保於後也然種痘稍違造化於人事倘無所害任人自爲之亦無不可

右言血氣變化須任自然若人事紛紜舉世皆有自然之理豈可役私智以穿鑿哉以此該之可也

山林野鳥亦莫不各具精微之理今卽雉一物言之旣不能巢居

高樹伏卵只在蔓草荒原設無有爲之護佑如何免蛇虺侵欺乃其伏卵所在即有雄黃潛伏土中要一見其巢即掘乃可得此曾目擊使毒物遠跡細推其故實自然之理也蓋事當如是鬼神助焉且雉母飼雛匪易聞雉母振翼欲飛衆雛悉銜其母腹羽毛拖吊並騰以往四處覓食得資長養細求其故則又自然之理也蓋事當如是神智生焉夫禽鳥亦何足計古來成大事建大功者如漢兵至滹沱而水便冰元師屯錢塘而潮不至豈非鬼神相助如漢祖之不羈假王光武之能安反側豈非神智自生以此知常人日用行習凡事當本自然事不當然而欲以私智爲之補救其何由濟

右言世事變化亦出自然與上言血氣變化共一理也

造化至巧人至笨至巧者理本自然而笨伯摸之可乎

細窮物理而見鬼神細推鬼神而知天命細思天命而達化機以小物喻人事之大蟬與雉何容心焉

禍命有一定之限量

人之爲事雖當以智力相經營而總須循巳之分與時勢相推移不可用心太巧以佔便宜尤不可作事虛幻以圖趨避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在中人以下誠難與深言然即目前所共知共聞之俗事發明之似亦顯然可證也

一我邑常昭城市中錢鋪用票（乾隆嘉慶間此風大行）十千百千祇以片紙

書數卽可通用輾轉相受窮年不向本鋪點取日積而多存貯盈萬該鋪以此錢營謀生息蜃樓海市計亦良得以爲必佔便宜於無窮也後乃十敗七八(始本知儉後漸好奢始本安分後漸喜事豈必因錢財太易實則有違定命也)若鄉鎭店口多小本經營(福命甚薄)黠錢鋪之射利競出百文錢小票通用(嘉慶十五六年此風最盛)頗爲鄉里害而其敗立見當局者誰則知之

一富家大戶好攀權勢結津要聲氣相通雖志屬好高而到後卒多貽悔

一詩書之彥小貴可挾或有以儻來之物當歲收在寒士亦不可以巳乎若藉爲利藪更或從而甚之日後功名不利祿命減薄

孰知其所以然也

一人之體質易倦藉藥力以振精神或因公務忙迫暫借以濟一時之用亦所難免然若俾晝作夜藉以恣所欲爲久必成疾雖自知悔欲罷不能孰得孰失何弗爽然悟乎

一鄉里中有善呼盧者每與數人合局致勝如可操券其家始而小康者繼而大裕雖不必藉此而於此亦小有所助終至家庭多不順或禍患自外來伊焉能知所由乎

右偶舉數事證命之有定明命之難強人不知命至以勢求財以財求勢更藉計之工藥之靈技之精以爲人謀可以違天孰知人卽可欺天不可欺觀其後來究竟方知前之取詐人者皆

自取日後命中所有之福以供一朝之妄用也舉數事言之其不勝言者可以類推

人之智計以正則吉行私則凶己之富貴貧賤天所定也非其道而强致之謀愈力事愈左若他人之富貴貧賤亦天所定也非其道而欲相助相害者謀愈多亦愈左

人事限於命爲得爲失一氣鼓舞而成凡事百端湊合以爲至巧而非巧也於理萬難相信以爲甚奇而非奇也必也見其巧而知其非巧見其奇而知其非奇然後知命

福命所定亦出自然人能盡人之事不役私智以違定命則合天

命不可恃

或曰福命既有一定則有福者定有福人可自暇自逸以待命之自至乎余曰不然人之受命於天也猶吏之受職於君也一生獲福幾何猶吏之一歲食祿幾何也吏必勤愼乃無罰人亦必勤愼乃無悔樂善不倦天嘉其能若是也益之以福姦違悖德天惡其至於是也減其多福故人當諒己之分地知天之使我爲何等人斯黽勉而行何等事循分供職即素位而行也若恃己之處境甚優遂以天命爲已定而恣肆焉試看人情雖甚愛是人而是人愚妄不足愛於是瞻顧之意漸淡久而意或轉向他人天猶人也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信天命也削跡於陳微服過宋盡人事也不怨不尤知天命也下學上達盡人事也富貴在天聽天命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盡人事也聖人因時處事天人交盡不皆以命爲可恃如此

命分厚薄

死生有命人共信之然此爲安常處順者言之也若時勢相迫則造次顛沛中有幸不幸焉必也命有厚福則雖涉危險而無妨幾見有鬼神隨其所在而呵護之哉蓋鬼神體物不遺到處充物一氣相感萬理咫尺任世途之多變定福命之攸歸即或仇讐覬覦寇賊乘機雖百計圖之不濟也

命之理微

偶到熱鬧場見有問卜者曰有錢會將舉一詢能得否或曰何必先事求知曰儻不能得將以謀諸會可先得者余不覺失笑曰會之得否可預卜而知是必已定於命也會之得否可以術而致是必未定於命也爾信命而又不信命一失不兩失乎其人莫喻仍爲所欲爲將烏乎語之　然則命非妄言定數也世上何一事不聽人爲人當盡人事以循正路數之有定無定非我所知也此之謂知命

禍命隨運

草木天生而滋長必逢其時生人禍命天付而利達亦必逢時同

此時運正受之始得和平偏享之便生乖戾試思一代之隆佐命者秉非常之福而混世者何必無福之人乃賡歌颺拜者股肱寄之方命圮族者流放隨之蓋此應春和之運彼應肅殺之運也常人受天之祐或安榮享之或奢蕩消之宜亦若是生人之福靈秀所鍾者秉於天祖父之積功累仁及身之修仁行義皆本諸人天生易人為難君子何可畏難當思人定勝天以俟時運之至

智力隨運

至易明之事而不能明至易喻之言而不能喻何也命主之運限之同具神智而竟昏昏矣諺曰福至心靈人窮智短然哉故明明

見若人之昧於事理喻之不可知其禍命有不迨焉論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命根於天運以時至人之心思謀慮隨乎運實本乎天天意將然人不自知其何故而輒生感動若有勸之而不聽强之而不顧者其失天亦槪可知

天爵人爵並膺天命一守天地之正氣佐道統一作朝廷之良弼佐治統匹夫卿相分雖各殊而毓秀鍾靈則一也是以上士聞道不違如愚孔子與回言終日是也中士聞道將信將疑子貢對曰然非與是也若下士聞道自必大笑之矣老子豈欺我哉

因果隨運

南宮括問羿奡禹稷而夫子不答是可證聖門不談因果也若善

積成名惡積滅身與餘慶餘殃之說祇言其理耳然人世因果實隨乎運運當隆善果見運屆衰惡果見是不爽也

命與運於何可證爲探賾索隱而擬議之凡人運之流行如由路然道途不能無崎嶇之處命途亦不能無窒滯之時妖術可以移人禍福卽在於是不値其時命之所定無可移易也値其時而移易不符乎命因果乃見

市井交易一錢必償若有所關係則負欠重大而難計校凡事限以福命雖小必彰果報猶一錢必償也人遂信凡事皆然不亦半得半失乎有時善惡雖著因果難明人又疑凡事皆可以智力取不又半得半失乎

勸善之書多端引證非無至理及一念伯夷盜跖之說又茫然莫解殊不知人之善惡果報亦隨時運夷齊運値其窮雖後世名垂不朽而當時則無報也吾甚惜人逢時運之隆而前無積善比之千畝膏腴僅黄稗之是穫矣

樹木發榮於上根生於下下得力上蕃滋人之運隆於冥冥人之事顯於昭昭藝樹者隔年見其得力積德者隔世見其得力人何不努力自愛於三十年之後收其效乎

人世善惡果報雖是福命與時運主之然其善能合至理與其惡實出已甚者必彰果報亦未可悉諉之命與運也

人物隨運

同爲一邑運有盛衰當其盛人材輩出著爲名區及其衰人物彫謝遂成僻壤常昭鄰境崑山前本名區因發洩太甚而文風忽衰科第較少（嘉慶間小試常昭文童六七百崑新僅三百）城內巨室頹廢爲瓦礫之場者比比且當地人士或質朴而少文秀地運既衰人物亦隨之變也近十餘年來其運又漸轉矣

私智久而見左

人爲日後計與爲子孫計須存公正之心則其計或全得或半得半失不全失也若一任利己之私當前之運既過後之所遇與前之爲計大左旁觀笑其自貽伊戚當局者應如何

人存政舉法久弊生前之立法盡善後之貽累倘多況役私智爲

善後之圖哉故人須以義方訓子弟子弟賢艮富貴乃分內事若以姦巧作遺謀抑何計之拙也
人世錢財不能不重而取諸人者務公正若盡利吾得一經運去前之積累欲爲子孫久遠計者適以長子孫之過惡使早知如是亦焉用錙銖必較

藥餌不可過信

人身難保無疾病飢飽憂勞有內傷風寒暑溼多外感醫師補救亦自然之理然藥餌只可用安穩之方便易之劑以合機緣貴重難致者固不必求不知者徒多耗費　違情行險者尤當知戒不明者每因悞事
死生有命命當死醫亦難與奏功命不當死祗受一番災晦耳竭

力求醫不必勞日拙乎

人之疾病或因失於保養或因偶然感冒良醫隨緣治之何必無起死回生之效若病是天成之質或由漸而來是必根乎命也宜行善以修陰騭保養以延天年

卜筮不可悞信

卜筮之說由來古矣左氏浮誇言卜筮者自難深信若以卜筮者尚其占孔子繫辭於易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箕子陳範於周聖經王道亦可議乎然武王伐殷卜龜不吉眾懼欲止太公不可乃成弔伐之功可知古聖人臨大事決大疑雖有卜筮亦參活用不意後世之惑於卜筮者多也　大抵後來禍福即有定命亦必不克

先知其日可卜而知皆世俗談星論數者欺人以謀利也然鬼神往往藉此弄人不可不知

從來寇盜之起其始原慮事或無成而卜之於神動得奇吉於是眾志倔彊漫爲狂悖及後一敗塗地何嘗如初所卜蓋人原不當輕信鬼神信之則鬼神侮人不小人其戒諸

傳聞前朝兵至某邑當地合謀抗拒不可與口舌爭有生員沮之以計出謂眾曰此地武廟素靈應我儕虔奉久矣今舉此事盍往禱告試以帝大刀投河若能浮也則事有濟眾疑不可生員曰昔寇萊公插竹可活劉先主砍石可判今奚擇焉眾從之是廟大刀係眞鐵鑄生員私意鐵無不沈而不意竟浮於是相與鼓舞致成

大禍乃知凡事可爲不可爲君子當裁之以理若不克明理而問之鬼神鬼神能知以後事乎祇以臨事而懼遂示不吉一爲精誠所感氣焰所攝遂示奇徵如此

今人犧牲雞卜事無大小悉聽命於鬼神本所當爲之事而反不爲本不當爲之事而反強爲於義乖違於世罣礙更或造端不善遺累無窮此雖鬼神之悞而實自悞也安得家喻而戶曉之

風水亦難深信

人家造宅作墓無不任風鑑求全而不聞獲福然房屋不聞有吉而卻有凶居之易致疾病易生不測偶或有之若墳墓爲父母藏身求地勢之安以安我心耳有何吉凶　或言父母骸骨與子孫

一脈葬吉地則吉但枯骨尚有一脈之效若父母現在其效宜倍徙也乃見人家父母顯榮者子孫不必皆吉又或不幸而父母抄揚暴骨江海沈屍子孫亦不必加凶一抔黃土倘冀枯骨有靈亦太愚矣

人子生受罔極之恩死猶欲以枯骨邀富貴是苛求於父母也即有吉地恐地理不能勝天理

墳墓大小禮宜稱家然心存謙抑者少佔良田規模易保惜福固然亦久遠之計

符術純是惑人

人之事有力所難能者終須勉己之力由正求之不可旁開其竇

由徑取之取之或適合乎命彼且幸其所取有徑豈知由正亦必無所枉乎若更因難而求助鬼神弄及符術則尤當痛戒夫人命有厚福亦何至以符術是用蓋以符術治疾病則目前取效後晦必倍以符術致富貴則陰隲一損隕越立見卽以之治一切雜事術雖甚著其蠱究亦同於作姦作僞以欺世無一緜實濟者也今論人事先斷之曰純是戕人細詳其害於鬼神篇可也

以上始言造化出於自然次言福命本乎天定末言時運又有盛衰雖有人事祇宜盡人事順之不可徇人欲違之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也以下言身心之理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也

爲人必藉乎學

生人最上之質知能天縱不可以意計測度者莫如古時虞舜其居深山也何處得有師承乃一見禮樂名物一聞古今事變觸類旁通雖深於學者弗可及斯亦奚待學乎然惟其如是之聖卻又好問好察邇言反與下學不異此其所以聖益聖也若上智以下質有美惡不齊均須濟之以學記有之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可不奉爲典則乎姑以臆見言之

一要用格致之功人我之間事物之內在在皆寓至理悉心求之使方寸有主斯可與之言學矣

一要藉師教之益人雖能自樹立而性情必有所偏倚心思必有

所窒滯得受裁成於先覺憤則啟悱則發親近而薰炙之學由是進矣

一要尙論先正典型自古聖賢其謨訓宣布詩書其品節昭垂史冊一爲攷核皆我所不逮也研求誦習師友之外又與古爲徒學由是深矣

一要周知當世事務　昭代之禮制人文異方之人情風土概未前聞胷襟未免狹隘是宜觀光問俗攷校而游覽之學由是愈加廣博矣

學中況味愈足而愈知不足與年俱進無止境也然亦祇反求其本耳蓋萬理實具我心而一心不能無昧必由學而復明者也獨

是德者得也得魚忘筌得意忘言始爲有德若意念稍麄物而不化則各弊滋焉嘗見積學之士或未達人情漫引古言以爲證或未諳實理漫敢虛言以爲解或不揣當前之時勢但執生平所學以爲斷或不明天下之通義妄說忘情齊物以爲高拘泥放誕不自知非此豈學之悞人實其心與天理人情未能融洽也吾人共凜之吾人共勉之

學貴守約

古書無不讀世事無不曉學亦博矣聖賢何必不如是而亦何必如是家語考獖羊於掘井聞萍實於童謠楛矢知爲肅愼巨骨識是防風爲孔子誇張者備至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心融萬理

應變隨時以行其至中至正之道而已矣後之學者據所傳之書矜目談講而不厭極之隱微杳渺而不憚其煩究莫喻眞詮於前聖又豈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乎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善學者宜體此

聞魯廟災而知桓僖見商羊舞而知天雨至誠如神或者不爽若因此而信百世之事孔子皆可先知則妄

性兼理欲

自古言性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語爲至當蓋性含心中具義理亦兼氣質以善感之則義理見以欲誘之則氣質見若云性無不善非禮非義之心乃外欲所染豈知心中苟無氣質之性則外

欲亦何能漸染

人之一心猶之一國義理之性君子也氣質之性小人也君子當權小人聽命而國家之善政與人心亦猶是耳

習與性成

人之性情嗜好秉於天亦成於習試觀文身鳥語之番出入佩刀轉生嗜殺魚鱉之腥不假火化蛇蟲之毒類能活啖而其生下嬰孩體態啼聲全不異也若攜入內地生長一如內地之人即內地言之風俗各土不同易以觀必兩相笑好尚古今亦異躡前事則增其華至若禮多繁節事信虛無衆情皆莫知返矣人欲自好須慎防乎習性因習移雖智者亦難爲之謀 人之心思猶目力也

近者觀之眞而切猶習者思之周而密天下各具須長養有方故
若干所處擇鄰所爲擇術

嗜古不可泥

三代之時地廣人稀故可畫疆授井貢也助也徹也一井田之制也後世民生既庶山陬水涯苟可耕稼勢必盡地力而計之實變迭之良法從此善治生者比櫛崇墉富盈百室不善治生者淫必含力貧無立錐其中陰存進賢退不肖之義以昭褒貶順人情方後儒勸欲復古以爲仁政必始於經界苟明知不可行則意別有在若眞以爲可行則有前車可鑒者在也

周官之制自是一王之大法後世分職任事制異而實同仲尼所

云百世可知是也若必欲改照舊名似但以名爲重矣

讀書難盡信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燕來時適生契如云簡狄吞鳦卵而孕豈詩旨乎

姜嫄祈子郊禖是上帝陟降之所也行其地卽爲履帝武安有巨人之跡及生子名棄必別有故因其名棄而訛寒氷鳥翼之言雅詩亦因訛而作也乃後世不能辨正祇神之而已

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不應尙幼成王卽位年十三歲況成王多弟何至無兄豈武王八十歲以前竟未經有子

孔子謂鄭聲淫非謂風詩淫故放其聲而不删其詩朱子註詩多

指爲淫奔殊難使人取信
珠之寶貴自古已然其潔白有光彩則有之必云昏暮發光可以
照乘或非眞有
今人之能可云無所不至故象可馴獅可蓄然未有能豢龍者葢
龍神物也如果可豢今人豈肯讓古人獨擅其能左傳蔡墨對魏
獻子雖似歷歷可據終不足信
蜾蠃土蜂也螟蛉青蟲也詩言土蜂負青蟲化爲其子豈知土蜂
本自有子負青蟲飼其子使長大成蛹乃蛻爲土蜂
螻蛄鳴土穴中詩人悞認爲蚓並稱蚓笛蚓豈能鳴而漫加以笛
號

聖賢道學之別

堯舜之道由仁義行故其道至純其教至神孔子即仁道講明之正欲人顧名思義切戒言不顧行也後之學者慕仁義之名動引堯舜仲尼之言爲據豈眞能體堯舜仲尼之道行之乎蓋身教與言教判誠僞也　子貢述仲尼好學於老子老子謂之曰中無主而道不可居此即議道學之弊在孔子知行並重名實交顧豈有此弊哉後世惟王陽明致良知略似老子之言然致知之功即是學是與仲尼左右逢源也

君子小人之異

天之生君子也予以寡欲重義之性濟以切磋琢磨之益成以便

易自然之勢步步與小人殊途幾莫解人生何至入於匪僻在小人步步與君子殊途亦不知生人何以得保身心獨是有所誘掖下士或莫躓於山忽遇坎坷賢者或反躓於垤人慎毋半生幸免竟信無愆前路多虞遂甘自棄

盛衰可畏

凡事外當極盛中已就衰以一晝夜論之正午宜熱甚而熱必甚於午後正子宜涼甚而涼尤甚於子後是知人之運極盛人事猶未盛人事至極盛運已就衰矣可畏哉人事之盛也猶得宴安恣肆以速其衰耶因是思炎夏無酷暑秋來涼亦晚三冬亦少嚴寒人於極盛時留其有餘庶幾善爲日後地乎

禮義塑人

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耳苟無禮義豈不同於禽獸然禽獸之知識寡飽其飲食安其巢穴而已人之知識多其放縱且無所不至則禮義遂無往可缺若棄禮義而逞爭奪人之惡且甚於禽獸其欲目為禽獸然且不可況欲目為人乎或曰為人必循禮義比之塑佛必用土木謂舍此必不成也則謂禮義塑人亦可解頤

善守者不嫌不足

人但慮其家之貧而不知倫常貴和人但慮其體之弱而不知氣血亦貴乎和家富不和倫常乖舛立見消亡體強不和氣血交攻立致疾病常見人家父子兄弟和睦雖貧亦得至樂人身五臟六

腑和平雖弱亦無大患人當善守其固有毋徒慮處境之不足庸鄙之夫智能才技一無可取而不自不足錢財利慾大可足用而貪得如故何其顛倒哉夫身心之用精之則聖賢忽之則禽獸若勢利所趨豈有盡境愈求而愈不足遺誚貪夫之徇此兩途何去何從吾人當慎所擇

知悔者方能改過

人生有過不勝數者未有終身無過者若昏然不自省悟孰爲之提撕警覺哉惟能察前之所以有過者而悔之則後來之事庶知預爲之地

嗜欲繁多以禮節其心性情偏執以義制其氣得志須防驕縱失

意毋任頹靡見機而作亦隨遇而安約舉其要言之

一曰守正則寡悔　一曰謹愼則寡悔　一曰忍耐則寡悔

一曰勤儉則寡悔　一曰謙退則寡悔　一曰少言則寡悔

吾人以一身應百事勉之未必見功忽之即易成過惟日日悔過庶功多過少次亦功過相抵不至有過無功

生人須以前字作悔字何也以前之事至今思之未有無悔者也又須以後字作患字何也以後之事到後過之未有無患者也此言可發大噱然細思之卻有至理

人能極於自勉使當前所做之事到後無悔則一生之便宜佔盡矣或曰人焉能預知其當前所爲之事到後生悔也余曰若果不

克預知是本無用悔也惟自已亦明知其事之不當爲而或宴安以便戲豫或縱恣以逞馳駆或冒險以圖徼倖或任性不顧是非知是而遺後悔誰之咎與　後來之事誠難預防一年中豈得無疾病十年中安保無事變焉能先事知之然君子兢兢必吉小人泄泄必凶

知貴乎眞

人言仲尼莫不加敬謂敬其德乎實敬其名耳夫宗廟百官及門且不得盡見豈常人能窺其美富然理亦人所同具道亦人所共由其曰難知人當自愧不可但誇之以牆數仞也葢不深求而好附和者人之通病君子即不克獨異亦不可與俗波靡

智貴乎大

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無是理也乃世人行事多類是今有人焉外貌似才能世俗以爲可人也卒至日究汚下盡失其大者遠者焉又有人焉外貌頗魯鈍世俗或輕之終亦不墜所守盡其大者遠者未失焉

世人多百伶百利者不能成事百兒百佔者不克起家蓋外有餘者內不足器量小不載福也

人宜自好

生人大節已成餘行皆從末減若一朝失足有善亦無可原嘗見忠義之人流芳史冊及搜羅野史知其平時品節不盡純也又見

倜儻非常之人立身行已人莫能及乃至時勢相迫事出兩難不得已而苟且爲之卒至辱身玷行爲可悲矣君子惡居下流端木氏之所見遠哉

眞修苦節每多湮沒不彰一節幸成竟得名垂千古在君子何必務名沒世無稱亦自無憾然公論不容無也惟冀世之君子立德立功務其大者勿遺其細名成耶名不成耶兩無愧於天斯可矣所懼過不掩功一端不愼亙朋知已無可援救焉是不得不爲儆惕也

人須方正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著其經或曰舉世多趨便利而我獨

守古方未免受人愚弄便宜被人佔去余曰居心誠正作事端方君子本應如是若世情儇薄要在心思才力禦之無用變我本來與彼較逐也況直內方外皆爲己之學人莫已知君子何患即或人共欽爲正直所往均無不利君子亦不計及也以視世之猥瑣齷齪趨便利而不顧禮義者等於浮雲矣

人戒輕薄

世間凡事皆蘊萬理爲義爲利各隨所喻見仁見智各視其人隨園詩話曰縱教訴盡癡兒女豈有如來更笑人此游戲之言也我謂可藉以喚醒塵世之夢蓋人之入世凡事每易動人嘲笑惟君子見人昏庸則憐之惜之無用笑也即知爲邪佞姦詭則怒之惡

之亦無事笑也一爲嘲笑卽涉輕薄自問居何等乎

人宜自省

人爲萬物之靈天之生人也予以秉彝先已不同於衆而人之待己也具此官骸何可不自異於衆況人孰無父母妻孥孰無親戚故舊其期望我者必皆從厚我若上不克躋賢入聖下又不克成家立業悠忽而至於無肰此不獨負期望之人也人豈無妒我忌我銜怨於我者皆深中其意而不勝暢快於心矣可不清夜捫心稍知自愛乎

人毋自欺

凡人觀人則甚明而律己則甚闇故於他人之中藏無不肺肝如

見即有城府阻深令人莫測者到後亦必能喻其私曲至於已之心胷苟有不可告人者必以爲人莫我測不亦愚乎宋太祖使四門洞開曰此如我心司馬君實曰我生平事無不可對人言古來大聖大賢原無此病不道今人之犯此病者多也

人遇一得意事必自矜其才智之優或諷之曰子亦適逢時運彼焉能信遇一失意事必力諉爲時運之厄或又諷之曰子似少欠才智彼愈不信人偶然得意或戒之以塞翁得馬彼必憎爲迂腐之談偶然失意或慰之以塞翁失馬彼必喜爲知已之論人情類是其如之何

前歲余以年逾花甲市木以備不虞稱家作事僅足爲藏身計耳

而適逢木貴甫成木價卽大落穪自歎生平無事不喫虧詎料此事尙不能免豈非命乎聞者無不大笑後因念以喫虧諉之命若不喫虧必自矜才智之優矣余實自欺何必論人

凡人必須知忠

或曰吾儕身未貴顯無由効忠余曰不然凡人雖未擔爵受祿享太平之福當知感激雖未奉職宜勞盡尊親之分卽同報効每歲賦稅早完忠已見於樂輸凡事成人之美忠又見於勸善周急體貧以補恤民之政忠也修橋治路以助惠民之政忠也鄉里中與人爲善且戒人爲不善人盡如是天下之刑簡矣天下之化同矣豈不忠乎居恒作事旣警惕於法網之中又循分於法網之外使

吏治不患法網之疎豈不忠乎一言一語不與訕謗闢人訕謗以理論之此言語之忠也隱微夢寐均無傲慢之思此心性之忠也訓誨子弟皆敬恭奉上之計此傳家之忠也亦安往而非忠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之垂教遠矣

凡人必須知孝

自古忠臣孝子多矣乃忠臣不著訓忠之典孝子亦少教孝之書蓋他人共欽其至行而若人方抱愧不遑也惟吾人不知恥躬之不逮姑著之於言

以爲人子事親不可望親之慈愛己非賢聖心性必不能純若又從而慈愛焉其放縱不知何似也故親而嚴已之幸也親而過嚴

是厚幸也從此或稍知自好不至入於匪僻皆親之賜雖當其鞭撻挫辱似覺難堪及親歿之後回想當初真佳境也即願以後來之時日仍易當初之境遇安可得乎

至若孔懷無助則擔荷尤重或親更慈仁而無一日之養愈難自慰也讀左至爾有母遺豈不情傷讀詩至生我劬勞能無心惻於是一言一動宜切氷淵愛其身即愛親之身保其行即保親之行全其名即全親之名善其事即善親之事親有所囑之言何忍或忘親有所遺之物何忍或棄歷時已久感春露秋霜而悽愴怵惕焉

人死有鬼乎曰無有也無有焉用祭曰此人子不得已之苦心也

蓋歲時動念無以解不忍之故於是以祀事致其誠詩曰綏我思成蓋親已不在思而成之也孔子祭如在亦謂先人如在非謂有鬼來享也孝思不匱謂先人雖歿其精靈必在天壤冀其來格來享此卽思成此卽如在無非一往深情若以爲有鬼則妨於智以爲無鬼則妨於仁執一者其知道乎如人死果然有鬼古孝子何不將明器實之哉

君子之事親也百計無能滿願君子之思親也終身何日可忘是以觸景生情常抱憾於奉養之不足因時動念每感懷於欲見之無由

君子之事親也父毋安則子孫安君子之思親也子孫安則祖先

安是以粢盛酒醴當感格於祭享之膍誠見女孫曾當昭告以家庭之豫順

君子之事親也已欲盡孝尤願人同其孝君子之思親也已難盡孝庶幾成人之孝是以朋友相箴感發其同然之至性婢僕雖闇將順其一節之天良

君子之事親也奉養於生前縱未慊承親之志君子之思親也努力於畢世務有以慰親之靈是以子孫雖愚義方有訓勤儉是務耕讀傳家長幼饒雍和之氣門庭無刻薄之風若一事違情一行失德皆非孝也

人之爲子縱能盡愛親之道終難及慈親懷抱之恩欲報之德須

體父母所望我何如者而力圖之更體父母望我所未及者而引伸之始得上理　后王降德備詳奉事之經而用力用勞亦須合父母之情不可拘爲子之節蓋拘其節則窒會其情則通能得其通雖游行自在無往非事親之道也此之謂善事親者

閨門必須有訓

家庭之間第一重內助賢能其上者婦德何可殫述其次必須知戒一戒溺愛兒女二戒刻薄奴婢三戒輕信鬼神四戒愛藏珠寶知所戒而戒之庶足佐理家政而克昌家道又有四可四不可一可通文義不可看庸鄙之書二可修容貌不可嚴弓足之例三可工鍼黹不可務錦繡纂組之細四可見親黨不可寬三姑六婆之

防苟違此訓其弊亦難殫述也

子弟必須有教

子弟自幼入學每將俗體帖體一切不正之字畫使之熟習及後究正則前之所習皆差另要用一番更改學力乃得歸正子弟知識初開任將鬼神仙佛一切邪曲之說使之熟聞及後講求知前之所聞皆謬必須力革其漸染另予以真知乃得入聖賢之路不已多所枉乎是在父兄之教慎之於始也他書訓砮齡者多矣僅舉其要書之於左

一言語不可任他說慣非理之語異日廉恥實根於是若任他說慣輕薄邪僻穢褻之言後來必心與言合訓以禮義則難

一存心不可容他有非義之想兩三歲孩提動以慈仁則天良自在習於兇暴則天性漸昏為父母者須長養其固有之性勿使看宰殺牛羊等事此一點不忍之心乃生人至寶後來大則可以成孝悌忠信之行小亦可以敦任恤睦婣之誼若天良早喪日後得意則驕縱失志即匪僻父母老來亦必被他忤逆身後亦必被他敗家不可不早為之計

一平時凡事不可長大他膽家雖饒裕索錢只與些少索食必須有節若因便易而隨意多與使其膽一大必至看錢物甚輕或至肆意暴殄以後必無善狀必難保家

一讀書固要約束用功然不可太寬亦不可太嚴小兒須要其天

性也若束縛太過使一日中無可自得之時積久性違他日必成書獃處世不達人情遇事不諳利弊悉由於此前代讀書多驚頭其以是乎而且幼時管教太嚴後或得縱一切嗜欲更易沈溺不可不知

駁下必須有恩

人幸居上流而有奴婢侍我恃己之貴耶恃己之富耶皆非也恃福命之較優耳夫福命可恃而不可恃若任意刻薄將小童小婢酷虐不依人理豈不思福命有限我身即無慮其如子孫何然若輩馴良者少頑劣者多或有易於令人刻薄者因立善養之法於左

富貴之家一呼百諾在清貧之士亦或有一二使令養之之法一半束縛一半將就聽其所爲不可全合我意亦必不能況我非聖賢豈能知足一事合我意又必求全他事亦思彼惟頑鈍無知天故使之爲我服役若其才且能也而使之至是天下未必有此不平事我亦何可作此不平想　賣來小童小婢尤宜寬待彼父母迫於飢寒鬻及兒女此何情也即使困窮自取殊不足恤而與小兒女何干想其含淚別父母兄弟孤身而入我家此亦人子也何忍視之如寇讐　大約粗糲爲食飢必使之飽布縷爲衣寒必使之溫一日中有正顏督率之時亦必有和顏奬勵之時有使趕緊作事之時亦必有聽其游戲自得之時有失錯頑劣等事責怒之

勢可大而鞭朴宜輕偷竊食物或我慢藏誨之躲避勞役或我無節致之良辰佳節使之同其樂事疾病痛苦撫之同於己子庶幾天理不傷陰騭無損

殺牲必須有節

雞鴨羊豕蠢然之畜宰而烹之亦天地生物養人之道然須節之以禮是以無故不殺著於禮經乃或花朝月夕逞意而多繁費之需燔炙薰燒弄巧而為殘虐之事可乎更或淫心舍力已無功於人世運衰祚薄又無福於後來於是因果立見

每見好酒者猜拳搳戰亦人情之常乃有不分晝夜以爭勝負不嘔吐不止將精美殽饌吐作滿地污穢曾經遇此適翻淨桶眾皆

掩鼻急令埽除有客戲言曰去斯二者何先一客正色曰必先去吐此豈非作事顛倒之因果立見於目前乎

循環之理宜審

生人富貴貧賤有循環之理富貴則易耽逸樂逸樂則驕奢生驕奢即貧賤之機也人當貧賤苟有志向上必能刻厲自持若能刻厲必能增益智慧而才力過人則又富貴之機也君子修身養性皆為己之學富貴可貧賤亦可豈有願乎外者然當其處貧賤宜奮振作有為之志處富貴宜切持盈保泰之思

方圓之理宜參

仁智圓也禮義方也時勢圓也忠信方也

自古帝王首出其道上法乎天天一圓所該大而無外乃大一統之象也若一圓有外即列圓各據之象圓圓相值勢不兩全聖人致治其道則下法乎地地因方立義以順承天乃綏萬邦之象也故方方相配若合符節以方道治圓之中聖人直可使方之治外合乎圓算圓之法始算圓中容四方次算圓中容八方十六方以至容數千方而外合圓體即是聖人用方治外合之義是即德配天也然方之治雖可使外合而圓之體實無理可推天外無理既無理可推而猶欲以一圓所恢論治理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圓者達權者也聖王以之取天下出奇制勝萬變而不窮方者守經者也聖王以之治天下禮樂刑政一成而不易

常人履王之土遵王之路咸就方理然人各有境遇須循時勢之自然是方理同而圓理獨也乃或者為境遇所迫至生有不用患有不避焉則圓中又有方矣　境遇之圓是方中之圓即循理以合時宜不等方外之圓無理可推者也然理既從圓則方理已融而隱躍與外圓相映矣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是以聖王齊慎以出治有法天之經又有坊民之道

爲人格言

格致而喻至理者心逆天麻居處而合至理者身獲天壽夭壽豈必期頤到頭天必佑之勤勤勉勉加數年焉天麻豈即富貴凡事天不傷之淳淳悶悶得善果焉據理而推宜必若是

人我對句

爲人之道立志不妨孤高不可從衆作事必須從衆不可乖違謾製一聯於左

對曰

立志常願人如我何可令我如人

作事須教我隨人不得要人隨我

中權圖

理自天成情由人出中乃古訓權自心參讀書而得爲人之要曰情曰理而已曰中曰權而已情不可縱務循乎理理不可執務達乎情權乎天理人情之閒而得其中則以士希賢以賢希聖無他道也茲抒臆見將情理中權之用繪圖於左

在上堯舜

天理

　　　權
　　　權
　　　權
權權權權權權權
權　　權　　權
權　　權　　權
權權權權權權權
　　　權
　　　權
　　　權
　　　權
　　　權

人情

在下孔顏